

让职业教育“热”起来 广东做了什么

今年盛夏,广东职业教育迎来了一个“沸腾”的招生季。

多所中职学校的注册日现场人头攒动,高考考生身影频现。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中本贯通班录得全市中职最高分708分;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软件信息与服务专业30个计划满档出档,平均分高达659.57分。

中职的热度尚未褪去,高招录取又传来新的信号:本科批次投档中,职业本科投档火热,专科批次同样亮眼,多所高职多个专业组投档线超过本科控制线。

招生端的热度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另一股“热流”正在涌动:企业产线加速搬进校园,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密集落地;中国职教标准跨越国界,海外办学项目在多个国家相继开花。

在广东,职业教育正经历一场从招生到培养、从课堂到产业、从国内到海外的全方位“升温”。我们不禁追问:广东做了什么,让职业教育“热”起来?



AI制图

打造一条纵向贯通的“新赛道”

中考708分,在广州能上什么学校?这个分数足以摸到广州不少重点高中的门槛。但今年,中考考生何梓汶以708分就读于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3+4”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2026年,广东23所本科高校与75所中职学校开展“3+4”中本贯通试点,招生计划为2620人,较上年增加近7倍。招收人数翻了几番,报考热度却不降反升: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招生20人一次性录满,650分以上高分段考生6人;汕尾全市5个试点专业录取最高分770分、平均分686.5分,大幅高于该市普高最低控制线460分。

放在几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彼时,上中职常被视为“考不上高中的退路”。如今这一现象已改变——对于动手能力强、职业方向明确的学生而言,无论是“3+4”中本贯通,还是82所高职与244所中职开展的中高“3+2”贯通培养试点,已成为一条更“稳”、更“高

性价比”的路。

“广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已经取得良好成效,职业教育‘兜底教育’的刻板印象正在打破。”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廖益指出,高分生源主动涌入职业教育,核心前提是政策打通了中职直达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的上升通道。他认为,一部分家长更加务实,开始衡量升学确定性、孩子抗压能力、未来就业匹配度,“从社会和家庭教育观层面看,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进步。”

如果说“3+4”解决的是中职生的“本科梦”,那么职业本科的扩容提质,回答的则是更高层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天花板”究竟有多高?

今年,广东5所公办职业本科学校招生规模集体扩增。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达2550人,增幅118%;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达2158个,增幅超200%;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本科计划较去年增长

3.4倍……2026年可谓是广东职业本科“规模元年”。

扩招的同时,各校纷纷抢滩新兴产业方向。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新增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专业,是广东职业本科中首个面向“低空经济”万亿级新赛道的专业;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聚焦“卡脖子”领域,新增集成电路工程技术、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等专业。“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概念,正不断更新进入职业本科专业目录。

大幅扩招下,今年广东几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投档分延续强劲势头。高分数与高关注度,代表着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正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据悉,“十五五”期间,广东还将以国家“双高建设计划”高职学校为主体,升格一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职业本科的扩容,远未到终点。当“中职—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的纵向通道被彻底打通,职业教育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便不再是“分流”,而是“选择”。

营造一个产教深度融合的“新生态”

今年6月,坐落于清远职教城的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届毕业生典礼。该校智能控制技术专业毕业生陈俊杰做了一件“出圈”的事。在登台领取毕业证书时,他将求学期间攒下的近40项荣誉证书打印成一张巨型海报带上台:国家奖学金、2项国家级竞赛荣誉、6项省级竞赛奖项、4项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

这个画面被现场师生拍下,很快在社交平台“出圈”,评论区里不少网友感慨“职校生也能这么优秀”。

据悉,陈俊杰大三时就已经入职库卡机器人公司实习,毕业后与同批次10名实习学子全部通过企业答辩,成功转正。他告诉记者:“学校的理论教学和基础操作技能培训,能覆盖工作一半的基础需求,剩下的核心能力,都是在真实项目实战中逐步积累的。”

在广东职业院校,像陈俊杰这样的

年轻人,正在批量涌现。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与库卡机器人合作的“新匠星”订单班,将一条完整的焊装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企业工程师与校内教师组成“双导师”,学生张乐瑶从基础操作干起,一步步做到产线调试,在全国70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库卡中国最佳新匠星”称号。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项目走得更深。与广州白云电器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学生前两年在校学理论,第三年直接进入企业。3年来,134名精操作、懂工艺的工程人员从这里走向智能电气行业。电气技术学院副院长黄国健说:“培养出来的学生来了就能上手,上手就是骨干。”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与优必选科技深度合作,学生邝嘉隆带着团队从电路设计到算法调试,在实训室里一点点打磨出UGOT机器人,斩获

2024年德国iF设计奖最高奖红点至殊荣。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大湾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支柱产业,推行“一专业群—产业学院”布局,与广州工控、腾讯云、长隆等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将企业真实研发项目、生产难题搬进课堂。学生接触的不是模拟题,而是产业一线的真问题。

什么样的职业教育才算成功?答案可能很简单:每个走进职校的年轻人,都能带着一技之长有尊严地走向社会。

在广东,产业链与专业链正在被拧成一股绳:49家市域产教联合体、11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将产线搬进校园;69所高职院校在342个专业点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让学生在入校即上岗。2289个专业布点精准对接广东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年调整优化比例超过10%。

擦亮一张走向世界的“新名片”

今年5月,当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阿比盖尔·绍尼瓦走进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车间时,她看到了一幅令人感慨的画面——一群身着工装的津巴布韦留学生正熟练地操作着水利工程设备,神情专注。

这群学生是“广东水电—穆塔雷工程技术学院”的首批学员。该项目采用“1.5+1+0.5”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在津巴布韦学习1.5年,来广东学习1年,再返回津巴布韦学习0.5年。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卢丽虹透露,津方学生除了白天修读广东的专业课,晚上还要克服6小时时差,线上修读津方课程,才能拿到两国双文凭。“任课老师普遍反映,他们比不少本校学生更认真、更爱学习。”

“在我们的国家发展规划中,水利工程和电力工程是关键领域。让我们的国民来这里接受培训,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绍尼瓦对津巴布韦学生的未来去向寄予厚望,“在中国学习先进水利电力技术后,这些学生回到津巴布韦一定会受欢迎。尤其是他们能说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在津巴布韦的中资企业工作的机会更大。”

津巴布韦学生的故事是广东“职教

出海”版图的一角。在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一条连接中国与非洲的“铁路人才生产线”已运行多年。2024年至2025年,该校累计培训肯尼亚员工超1.2万人次,技能达标率达98%,有效缓解了蒙内铁路通车以来当地铁路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断层的发展难题。

在赞比亚,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十五冶非洲建筑贸易有限公司、中赞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岭南工匠学院”平台,成功落地非洲首个重型设备维修定向培养项目。学校还派出博士远赴赞比亚援教。在东南亚,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与美的印尼基地、邦普循环印尼基地、印尼帕查查兰大学等签署合作备忘录3份、授牌成立合作平台5个。

目前,全省已有39所高职院校与境外高校开展合作办学项目81个,27所高职院校在境外设立办学项目93个,面向东盟、非洲等地建设“岭南工匠学院”22个。2024至2025年,22所院校已在全球20余个国家建成海外办学点46个。广东正在形成“教随产出、校企同行”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回望这些年,广东职教做了这些事:职业本科扩容,让学历天花板升上去;中本贯通铺开,让升学通道通起来;

产教融合生态构建,让人才培养逻辑从“学校有什么”转向“产业要什么”;职教出海乘风破浪,让岭南工匠学院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点亮技能之光。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分量:全省596所职业院校、超300万在校生,规模全国居首;16所高职入选国家“双高建设计划”,居全国第二,新增学校数全国最多;258种教材入选第二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数量全国第二;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265项,数量全国第二。2026年,教育部将广东纳入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试点。广东职业教育,正在从“规模领先”走向“改革先行”。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广东的职教改革是对一个时代命题的回应:当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当新质生产力呼唤新型劳动者,人才供给端要拿什么来支撑?广东选择用一套与普通教育并行、等值、互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一批能解决真问题的人。从“分流”到“选择”,从“兜底”到“顶天”——这或许正是广东职教改革最核心的思路,也是这把“火”能否烧得更旺、更长久。的关键。

羊城晚报记者 郭子扬



广州花城青少年合唱团上台领奖,右三为指挥李颖恒,右二为副指挥余卓熹
受访者供图

一场合唱赛邀约 一次跨越廿载的音乐重逢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近日,在2026世界合唱节(香港)的舞台上,广州花城青少年合唱团一众歌者以两首意境迥异的作品惊艳全场:无伴奏曲目《春天来了》铺展山峦叠翠、春雨朦胧的岭南水墨意境,灵动大气的《月之火舞》则以磅礴韵律演绎星火破晓、驱散黑暗的蓬勃力量。凭借极致的音色把控、细腻的情感层次与高度默契的团队配合,团队一举斩获成人合唱组别冠军、小组合唱组别冠军。这支实力出众的成人合唱队伍,由广州花城青少年合唱团指挥李颖恒带队,40余名团员大多是她深耕合唱教育20余年带出来的学生。如今,昔日的童声少年已长大,遍布职场与海内外校园,他们因纯粹的音乐初心跨越山海重聚舞台。

从童声专长到混声新挑战

征战2026世界合唱节(香港)是李颖恒首次带队挑战成人混声大型国际赛事。深耕童声合唱教学数十年,李颖恒对童声、女声的音色把控、发声技巧、情感表达早已驾轻就熟,但男女混声合唱,包含男高音、男低音的声区融合、音色平衡与情感适配,对她而言是全新的专业考验。

“童声合唱一直是我比较熟悉、也比较擅长的领域。我自己是女高音,对童声和女声的发声、音色、状态会比较敏感。但成人混声加入男高音、男低音以后,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听觉和训练领域。”李颖恒坦言,相较于熟悉的童声体系,成人男声的声区转换、发声力度、音色平衡是她的全新课题。为了打磨出完美的作品质感,她将每一次排练都当作学习课堂。

此次能在2026世界合唱节(香港)摘得双冠,离不开团队核心搭档、广州花城青少年合唱团、广东少年广播合唱团副指挥余卓熹。余卓熹从小学一年级便扎根合唱团训练,拥有多年混声合唱演唱与排练实战经验,对男声声部发声特点和融合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余卓熹是李颖恒的儿子和学生,师生、母子、主副指挥搭档的三重身份,让二人的艺术合作高度契合、高效互补。

“卓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长期参加合唱训练,也有较长时间的混声合唱实践和男声声部的实际演唱经验。”李颖恒介绍,每一次排练结束后,她都会和余卓熹复盘细节,逐一调整男声过重、过虚的问题。“我会从主指挥的角度提出作品的画面、色彩和情感层次,他会从男声实际演唱的角度,反馈最自然的发声方式和声部融合技巧,我们第二天就把讨论结果带到排练中验证,只为让作品更进一步。”

从被动演唱到主动统筹,余卓熹也在这场备赛中完成了自我蜕变。如今身兼广州花城青少年合唱团、广东少年广播合唱团副指挥的他,早已跳出了“唱好自己声部”的少年思维。“小时候做团员,只关注自己的音准和节奏;现在作为副指挥,我会全程关注整体声场、声部平衡,从全局角度打磨作品。”余卓熹说。

不同于传统合唱的台前指挥,在8人小组唱的赛场中,余卓熹的音乐引导更为细腻灵动。小组唱全员围站成半圆,没有突兀的台前指挥动作,所有配合都藏在默契之中。“比赛时我只会给出起始气息,后续全靠大家的呼

吸、眼神和聆听共鸣,必要时用细微的肢体动作和呼吸提示统一状态,小组唱的核心,从来不是个人指挥,而是8人融为一体。”余卓熹说。

跨越山海的坚守与双向奔赴

这支临时集结却实力过硬的成人混声合唱团,藏着一段深耕广州本土20余年的合唱教育故事。40多名团员中,超过一半是李颖恒曾悉心教导的学生,绝大多数人曾在合唱团系统学习、深耕成长,打下扎实的“童子功”。如今,他们各自奔赴人生赛道,有的扎根广州及各地职场,成为医生、律师、教师、数据分析从业者,有的深耕学术,取得各大高校本科、硕士、博士学位,还有的长期在外地、海外求学生活。一场2026世界合唱节的赛事邀约,让他们再次聚在一起。

“最开始只是暑假想带着孩子们‘玩一下’,随口问了几个老学生要不要组队参加小组唱,大家一口答应。”李颖恒回忆,最初只是十余位往届团员的小型邀约,并未设想大规模集结。令人动容的是,熟知彼此、深耕同源合唱体系的老团员们自发奔走联络,主动补齐各个缺失声部,分散在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海内外的学子纷纷响应,放下学业与工作事务火速归队,最终集结成40余人的完整阵容,远超预期。

赛前半个月,团队开启连续夜间集训,从傍晚到深夜11时,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白天,他们是各司其职的职场人、潜心求学的学子;夜晚,他们一遍遍打磨作品细节,无人抱怨疲惫、无人轻言退缩。

谈及最难忘的排练瞬间,李颖恒感触颇深:“每次大团排练结束,小组唱的队员都会继续留下来加练,深夜11时所有人都身心俱疲,却没有一人提议结束。排练结束后,我和卓熹在回家路上还在复盘,琢磨作品的速度、气口、强弱情感。真正决定舞台高光的,从来不是比赛瞬间,而是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

这份坚守的背后,是20余年沉淀的默契与信任。“白天他们是成年人,走进排练厅,听到我说‘这里再来一次’,立刻变回多年前认真纯粹的少年模样。”李颖恒说,合唱教会他们的是集体共生的责任感,“大家坚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难得的师生重聚,是刻在骨子里的合唱情怀。”

得知团队晋级总决赛,李颖恒既紧张又忐忑,她的导师谢明品专程从广州赶来助力团队提升,而团员们的暖心鼓励,更让她备感温暖。“我是最

后一个登台的指挥,孩子们一个个从我身边走过,挨个和我击掌,对我说‘老师加油’。”李颖恒说。

李颖恒感慨:“20多年前,是我陪着他们长大,给他们力量;20多年后,他们长大了,反过来治愈我、支撑我。有从小跟着我的学生告诉我,‘老师你放心,我们都听你的’,这份双向的信任与陪伴,远比奖杯更珍贵。”

合唱教育的长久传承与生长

本次参赛的两首作品《春天来了》与《月之火舞》,风格迥异却意蕴绵长,也见证了团队从“唱准音符”到“唱活画面”的专业蜕变。在李颖恒的音乐理念中,合唱的终极魅力,是“有感而唱、以声传境”,而非机械复刻旋律。

《春天来了》是一首无伴奏民族作品,声部交错呼应,层次细腻丰富。“这首歌不是唱准节奏、音准就足够的,前半段要唱出春雨朦胧、山峦连绵的水墨意境,后半段要演绎出各族人民欢腾雀跃的生机,男声既要有力支撑,又不能厚重压声,整首歌的难点,是把音符变成画面。”而《月之火舞》则充满浪漫想象与力量感,传递希望与勇气,需要全员统一共情,方能唱出穿透人心的力量。

深耕合唱教育20余年,李颖恒对音乐教育的意义,有了愈发深刻的体悟。“以前我觉得,合唱教育是教孩子唱准每一个音符、练好每一首作品。但20多年后我才懂得,真正留下来的,是感受美的能力、与人协作的格局、坚持热爱的初心。”李颖恒说,比赛会落幕,奖杯会尘封,但合唱赋予的素养,会融入人生的方方面面。

在余卓熹眼中,合唱是治愈自我、支撑成长的终身热爱。“合唱教会我的专注与聆听,让我受益至今。学习疲惫时,音乐能帮我隔绝浮躁、沉淀心绪;和团队磨合的过程,让我学会包容差异、协同共进。”从被老师指引的孩童,到逐步成长为青年副指挥,他深知,真正的艺术传承,从来不是复制照搬,而是迭代成长。

“我的成长,是两代合唱人的接力。”余卓熹坦言,母亲深耕合唱教育数十年,母亲的导师谢明品潜心育人,这份坚守深深影响着他。而他和一众年轻团员的成长,也让老一代合唱教育者看到了传承的力量。

谈及20年的蜕变与坚守,李颖恒说:“20多年前,我们因合唱相遇;20多年后,我们各自奔赴人生,又因音乐重逢。从童声到混声,改变的是年龄、声线与舞台角色,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